

# 甜蜜的房間

甘い蜜の部屋

[日本] 森茉莉 著

王蘊洁 译

# 甜蜜的房間



〔日本〕 森茉莉 著

王蘊洁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甜蜜的房间 / (日)森茉莉著;王蕴洁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1  
(森茉莉作品)  
ISBN 978-7-5447-5952-6

I. ①甜… II. ①森…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5506号

AMAI MITSU NO HEYA by Mari Mori  
Copyright © Tomoko Yamada, Reo Yamada, Masako Yamada 1996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ikumashob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ikumashob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Beijing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Yilin Press,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4-541号

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麦田出版事业部授权使用,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

书 名	甜蜜的房间
作 者	[日本]森茉莉
译 者	王蕴洁
责任编辑	王 玥
原文出版	筑摩书房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插 页	4
字 数	266千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952-6
定 价	39.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 目录

## 第一部

甜蜜的房间 ...1

## 第二部

甜蜜的欢愉 ...91

## 第三部

重返甜蜜的房间 ...169

## 后 记

小说与甜点 ...331

## 第一部

### 甜蜜的房间



少女藻罗的心里，有个奇妙的房间。

那房间用不透明的，磨砂玻璃般模糊、厚实的东西做成。来自外界的情感，都经由这层玻璃进入藻罗心中。愉快的、悲伤的，都要经过那层玻璃墙。那就跟真正的雾面玻璃一样，感情一旦进入那层厚壁，就会变成莫可名状的东西。

进入内心的情感穿透玻璃时，会变淡、变模糊。这种穿透时的奇妙变化，就像是视野中的东西逐渐朦胧、远去，在脑海中渐渐模糊。当藻罗思考时，肉眼可见之物也仿佛渐渐被心中的玻璃阻隔，那是种很奇怪的感觉。因此，藻罗所看到的一切，例如人、花、风景，所有这些其他人可以清楚把握的“现实世界”，在她眼中都是朦胧的。

肉眼可以看到的花、玻璃花瓶、桌子、红茶杯、银汤匙，以及天空、围墙顶上别人家的树木、小石头、棕毛小狗，或是隔着桌子微笑的亲友，这世上的一切现实到底是真的存在，还是并不存在？藻罗觉得虚实的界限不很明确。既然这个世界如此模糊不清，死后的世界会否反倒是清晰、明白的呢？她想。一瞬间，她甚至幻想起那另一个世界。

在那个世界，没有现实世界的那些磨砂玻璃。完全透明的、极度薄透的玻璃彼侧，无论红色，还是绿色，全都披着层美丽的透明膜。就像汽车和自行车的后视镜映出的草原或红砖街景那样，美不胜收，令人产

生如在梦境的沉醉。

另一方面，藻罗的感情，也就是从内心向外流露的感情，在穿透玻璃墙时，也开始变得朦胧，在莫可名状的灰云中，飘飘忽忽化作氤氲。所以，令她产生感情的对象，虽然不至于觉得她冷淡，但也只能感受到一种模糊的情绪。即使接受了她的感情，也无法与她产生共鸣。因此，假使藻罗某天被感动了，令她感动的那人，也很难有所察觉。更不可能和她分享感动。

只有藻罗从小的玩伴，野原野枝实才明白藻罗的感情就是那种怪东西。然而，即使是野原野枝实，虽然能够感受到藻罗的感情，但也还是觉得怪怪的。即使听藻罗说了句充满真诚情谊的话，仔细想想，就会觉得这句话哪里假假的，好像是随口说说，充满了令人起疑的色彩。再看藻罗一脸茫然，很难不让人感到一阵无可名状的失落。

“没关系啦。藻罗是个没有感情的人。我知道的。”

藻罗伟大的知己，野原野枝实这么说道。

藻罗一听，马上不乐意了：

“我也是有感情的。”

她如此表达着抗议。然而，她很清楚，当她试图反驳，想要辩解的一刹那，她心中会现出一个虚无的空洞，泛起一片不安的涟漪。

藻罗只得放弃，不再说话，克制住隐约像是愤怒的感情，接受野枝实的这份理解，这份略感温馨的感情。

这个世界上，名为“友情”“理解”的东西沉甸甸的、暖暖的，十分宝贵。藻罗在刹那间感受到这一点，但很快这种感受也变得模糊，变成了云霭一般。看着云霭的轻烟，藻罗感到一种莫名的失望，偷瞄了野枝实一眼。藻罗这时候的眼神，就像做了坏事的人在偷眼观瞧一样。虽然这是人生中宝贵的一刻，却是那么朦胧不清，就像隔着雾面玻璃看到的光景。“我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吗？莫非我是个冷酷无比的坏蛋？世界上的坏人，会不会就是指内心构造像我这样的人？”

有时候，藻罗会睁着空洞的眼睛，如此喃喃自语。



当这种奇妙的、朦胧的一刻消失后，藻罗和野枝实立刻兴高采烈地聊起有没有写信给共同的朋友百合枫，谢谢她送的海泡石；或是要不要去旧友母露生犀川家玩一玩。闲扯了几句后，两人开始聊经常聊的话题——疣山痣子的肝脏肿块恶化，要举杯庆祝；蛭谷海鼠、浊川蚯蚓，以及他的妻子蛇魔子对藻罗设下的圈套以及窃盗行为——他们把一根甜蜜的、陶醉的细管伸向藻罗，借由这根细管掠夺了藻罗的财产。对于他们的这种行为，是否要做护摩<sup>①</sup>。或许是因为这两个女孩都有一对大池沼般的眼睛，谈论这个话题时的她们，总令人感到不寒而栗。她们就像是罗夏测验<sup>②</sup>使用的墨水污渍中，浮现的对火焰起舞的魔女。她们相视而笑的两双眼睛中，有一种奇妙的东西闪闪发光。

当藻罗还是个皮肤滑嫩、有着圆圆后背的可爱小女孩时，她内心就已经有了这间玻璃屋，但她自己并没有立刻发现。其他的人，当然，更不可能知道。

藻罗出生在大正初年十二月，一个十分寒冷的日子。她出生时，是傍晚五点三十五分，将要但还未亮起电灯的时刻。藻罗诞生在烛光中。

快满六岁时，藻罗已经长成了一个异常惹人怜爱的姑娘。眼睛张开时，仿佛将眼脸重重地往上一推，脸上便出现一对黑褐色的大眼睛。藻罗经常凝视别人，她的眼中有一种让被注视的大人很是介意的东西，让人觉得她是个不寻常的小女孩。

藻罗眼中有一种令大人感到畏惧的神奇东西，当然并不是因为她有着长而浓密的睫毛，或是她的眼睛里有池沼般的光芒，关键在她内心的玻璃屋。藻罗看到的一切、感受到的一切，一切的一切，都被吸入磨砂玻璃的彼侧，映照在她的内心。这种朦朦胧胧、虚无缥缈的感觉，在她的内心沉淀。藻罗的双眼就像心灵的窗户，映照出了她内心的那份

① 密教的法术之一，可祈祷消灾迎福。——译注（本书注释如无标明，均为译者注。）

② 由瑞士精神科医师罗夏发明的人格测验法，使用左右对称的墨水流状的图版，请被测者说出所联想到的东西，由此诊断人格的特性。

沉淀物，使藻罗的眼中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摸不着头绪的朦胧光芒。

在藻罗还是个尚不具备思考能力的小女孩时，她的眼中已经透露出：藻罗没什么思考能力，即使长大成人，也还是一样。她是凭感觉看事物，凭感觉活着，凭感觉相信自己活得很好。并非只有藻罗只凭感觉确认自己还活着，昆虫、蛇、猫、女人，都是这样。虽然偶有例外，但他们大多是美丽的。有些看起来像是具备思考能力的女人，也只是把什么当作一种概念抓住其表皮，或只是凭感觉去思考而已。

藻罗的眼神之所以咄咄逼人，完全是因为她那种与生俱来的奇妙感情波段。然而，仔细思考一下，人心深处不都是这么回事吗？心里隐藏着什么，别人无法窥探。所以，即使说藻罗隐藏了什么，是个高深莫测的人，也没什么不对。藻罗也会中意这种说法吧。

但无论如何，藻罗只是个在今年十二月二日刚满六岁的小女孩。当她不再凝视，着迷地看着人偶或绘本，或是呆呆望着某处时，她的双眼就像天使一般，毫无罪孽。

她那带着浅浅褶皱的嘴唇红红的，只亲吻过父亲林作的脸颊、额头和手背。那是因为她看到林作如此亲吻自己，便也去模仿。她的脸颊和下巴生着细柔汗毛，红唇柔柔嫩嫩。林作常常把巧克力一块一块放进藻罗口中；吃饭时，拿自己盘中切成小块的肉、水果等喂她。虽然藻罗已经六岁了，但林作仍保持着这些习惯。林作做这些事时，会轻轻啄一下藻罗的嘴唇，说：

“真像棉花糖呀。”

然后，他看着藻罗抬起一双大眼注视着自己，卷起舌头，就像婴儿吮吸母乳一般噘着嘴，吸起自己手掌上已经剥了皮的水果。藻罗的表情似乎总是若有所思，粉红色的柔软双唇也十分沉醉地放松着，似乎在憧憬着什么。

但是，当藻罗想到要玩什么游戏，或是准备把恶作剧付诸行动时，再或是有什么事隐瞒女佣柴田或家庭教师御包时，她就会抿紧嘴唇。这时，她的嘴角微微上翘，在脸颊上形成两个很深的小窝。

父亲林作夸赞藻罗紧抿双唇时微微上翘的嘴角，他用手指戳戳藻罗的脸蛋说：

“女人的嘴角绝对不能平平的，应该像咱家藻罗这样翘一点，两端还要有小窝。”

无论对藻罗可爱的脸蛋，还是圆滚滚的背部、手臂、腿，乃至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毛孔，夏天几乎无法呼吸，令藻罗感到痛苦的细腻皮肤等等特征，包括她是个有点古怪的孩子这所有的一切，林作都大加赞美。林作是藻罗的礼赞者。

“藻罗，你是上等的孩子，这个世上再也找不到像你一样的孩子。”

林作让藻罗坐在自己的膝盖上，轻轻地拍着她的背，摇着她，不厌其烦地这么告诉她。那些话犹如某种咒语，钻进了藻罗的耳膜。

林作的弟弟达二住在京都，滞留东京时，曾寄宿在林作家。

藻罗的母亲——刚生下藻罗就死于妊娠子痫的繁世是并不讨林作的母亲伦音喜欢的续弦，因此，达二对藻罗也没有什么感情，见藻罗想吃京都的干点心，他故意不多给她。于是，藻罗就趁达二不在，偷偷溜进他的房间，从放在架子上的罐头中抓了一大把干点心，表达了自己幼稚的反抗。

当达二向林作告状后离开房间，林作就把藻罗抱在膝上。点心被女佣柴田没收了，藻罗的小手上还粘着砂糖。林作轻吻着她的小手，说：

“藻罗是上等孩子。藻罗是上等孩子。即使偷了东西，藻罗做起来也是上等的。”

当时，林作的胸前散发出威斯敏斯特烟丝的味道。藻罗将脸颊贴在林作吸收了威斯敏斯特烟草味的毛料西装胸口，聆听着这些话。夏天时，她会将脸颊靠在林作温度计刻线般的细条纹粗布浴衣胸前，聆听这些话。藻罗从这些话中感到安心，更感到一种征服了父亲的甜甜欢喜。

林作用低沉、略带沙哑的声音说出的咒语般的话语，带着一种令人恍惚的甜蜜，被吸入藻罗精神深处，在藻罗心中深植下毫无来由的自信。藻罗深信——我是个好孩子，我是个与众不同的可爱孩子。那是

一种在不知不觉中，在极度的诱惑中培养起来的、在内心落地生根的自信：我是个好孩子，让我不愉快的事物都是坏的。那是 enfant gâtée（被溺爱的孩子）特有的自信。

或许是因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藻罗讨厌义务。在她还不了解义务是怎么一回事时，就已经开始讨厌义务。藻罗的心完全不接受义务这类东西，就像胃不肯接受某些食物一样。

即使再淡薄、再朦胧的感情，都可以轻松地进入藻罗的玻璃墙，但这道墙会将义务原封不动地顶回去。藻罗升上小学后，诸如要准时到校，或是要在老师规定的时间到达远足集合点这类强制性的、义务性的事，都会给藻罗的玻璃墙挡住弹回去。藻罗会在无意识中把这些东西呕吐出来，之后就忘得一干二净。

藻罗也讨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某件事，讨厌在纸上画直线，讨厌把纸折得整整齐齐再裁开。凡是学校的老师或家庭教师盯在一旁要求她做的事，她都讨厌。她厌恶画画时，被要求把颜色涂在规定的形状中，不可以画到框线外。她厌恶义务，厌恶必须集中注意力、遵守所谓的规定，厌恶正确、直线、框框，以及不能超出一丝一毫。

女性亲戚们看到藻罗无法完成这些，便判断她是个笨小孩，在背地里说三道四。然而，与其说藻罗无法完成这些，倒不如说她对做这种中规中矩的事有种强烈的厌恶和反弹。做这些时，她的灵魂便出了窍。当大脑无法发出正确的命令时，手指当然不可能听使唤。

藻罗这个孩子，甚至讨厌立正站好。走路时，也从来不会走直线。夸张地说，她走起路来就像蛇类，扭曲着前行。她讨厌规规矩矩地坐着不动，也绝对不会勤快地活动身体。当藻罗走在路上时，不是抓着父亲林作的手，就是抓住管家的手，倚在他们身上。她看起来就像是个根本不想走路的孩子。在家里，她永远是懒洋洋地东倒西歪，不然就是靠在身旁的东西或是人身上。对于她不想正襟危坐这件事，家里任何人都不敢有微词。因为林作希望藻罗有一双像西洋女人一样的笔直双腿，所以特别关照家里人，绝对不能让藻罗跪坐。林作要求藻罗坐着的时

候将两腿伸向一旁。只要林作在，也默许她横躺竖卧。

藻罗朦胧的双眼可以在无意中看透家里人的内心或是听出他们话语中的弦外之音，她知道林作并没有把家庭教师或是女佣放在眼里，所以，她也不把这两个女人当回事。她用态度顶撞御包，更用言语表达出对柴田的反抗。

藻罗不得不履行的义务、每天的功课这些令她讨厌的事，都来自家庭教师御包，还有学御包的样子，对藻罗严加管教的女佣柴田这两个女人。所以，藻罗对她们充满敌意。

繁世死后，林作雇佣柴田来照顾藻罗。但随着藻罗逐渐接近入学年龄，林作知道亲自教藻罗那些她讨厌的事，或是要求她完成每天的功课，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他便四处拜托朋友寻找家庭教师，但始终找不到理想人选。御包千加四十五岁，曾是位小学老师。柴田富枝结过一次婚。这两个女人都习惯摆出一副假正经的表情，嘴角都有着相同的难看皱纹。虽然都是装模作样的阴森女人，但因为御包具备相应的资历，因此她的月薪是五十元。柴田每个月也可以领到三十元的高薪，但要同时负责厨房工作。

“这位是御包女士。从今天开始，由她照顾你。等你慢慢长大，她会教你很多事，所以你可以把她当成妈妈。”

林作曾经这样把御包介绍给藻罗。但是，御包身上完全没有林作这番话中的“妈妈”二字所包含的甜蜜、温柔。藻罗虽然不记得生下她后就因剧烈痉挛死亡的母亲，但林作曾给她看过照片。藻罗也听林作说过妈妈的事，所以，她知道“妈妈”是温柔的。

已经故去的繁世自从怀上藻罗，直到把她生下，整个人散发出的强烈动物本能的味道令人生畏。

——真是可怕。

当时，林作这么想到。繁世对自己腹中的胎儿的爱，曾令林作感到几分嫉妒。女人盲目的、动物式的感情令他不悦，另外他也因陷入了对比自己低等、丑陋的竞争对手的妒忌而感到焦躁。

所以，当时林作一看到藻罗，“妈妈”两个字便脱口而出。林作看着藻罗，吐出“妈妈”的音节，那里边包含着的并不是他和繁世之间爱情残火的余温，而是他对繁世残留在藻罗身上的可怕感情的厌恶和怜悯。藻罗从“妈妈”这简短的音节中，闻到了牛奶巧克力的香味。

繁世死后，林作虽然在外另有女伴，但从不带回家，他倾注全力溺爱着藻罗。林作心中只剩两种感情活动：除了对亡妻曾给予自己的无尽温柔的追忆，就是对陪伴在身旁的藻罗那份自己也说不清的炽烈溺爱。

对于御包，林作只希望她正确地对藻罗进行初等学校的启蒙教育，帮她做好每天的预习和复习。当林作向藻罗介绍御包时，六岁的藻罗就已经听出了林作的弦外之音：好好利用这个肥胖身体中隐藏着性压抑，外表却装得像个尼姑一样的怪物吧。

藻罗在一旁看着御包，一双大眼睛似乎在说：我会好好关照你的。

藻罗发现，林作在场与不在场，御包的眼神、语调都判若两人。在林作面前，御包的眼神充满感情，用字遣词也极尽温柔。

为了五十元高薪，御包当然不得不讨林作欢心。她和蔼地眯起眼看着藻罗，威严的态度中不失柔软的身段。虽然早晨和其他一些时候，她努力表现出生活规律的人常有的爽朗，但这些都是她年轻时曾拥有的东西，现在早已消失无踪。如今她身上只残留着压抑的痛苦衍生出的阴郁。她常常在自己的房间里大模大样地躺得不成体统。她和柴田不同，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负责为藻罗上一些课，但由于有林作在，她所擅长的礼仪教育毫无用武之地。虽然林作允许她阅读或是自我充实，但她早已抛弃了阅读和学习的习惯。除了欲望无法获得满足的阴郁之外，她的心里还住着寂寞的野兽，这头寂寞的野兽长年淌着口水。

藻罗经常看到御包用厌恶的眼神看着自己。

御包对藻罗所拥有的一切心怀嫉妒，藻罗一眼就看出来了。虽然藻罗还不懂得“幸福”这个词的意思，但她十分清楚，御包用不快的眼神看着自己拥有的像“光”一样的东西、温暖的東西、红色、炽热的、发光的東西。这些红色的、光环般的東西，来自林作对藻罗的溺爱；也来自

在横滨经营大型贸易商社的林作雄厚的财力，只要林作发话，藻罗要什么有什么；还来自于藻罗随时像刚用水擦过般滋润的、蜂蜜色的细腻皮肤，令人恨得牙痒的可爱的小小肩膀、背部和手上、腿上那恰到好处的肉感。藻罗是御包从未见过的蜂蜜色的、异常可爱的女孩。藻罗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无心的媚态，早已把林作收得服服帖帖，御包故意装作漠不关心，但眼角余光却巨细靡遗地捕捉住了每一个画面。

这些熠熠生辉的东西、甜如蜜糖的东西，是御包一辈子都无法体会的，她的不悦，都从她看藻罗的眼神中流露。那是从爬满蚯蚓、蛞蝓和蛆虫的昏暗潮湿地带，偷窥笼罩在红色灯光下的温暖世界的嫉妒眼神。

在这一点上，羡慕御包家庭教师的地位，一切仿效御包的柴田也一样。当柴田在一旁斜着眼时，她那纺锤形的内眼角就会露出和鱼鳃相同颜色的东西。当柴田露出这种眼神，她眼中就有某种令藻罗感到不快的、极度厌恶的东西。在林作夏天膳食中出现的小竹荚鱼刺身上，藻罗也看到过相同的颜色。

每当藻罗看到柴田塞满和服前襟，或裹在沙沙作响的白厨衣下的胸部时，都从那堆丰厚、肥腻的堆积中，感受到一股发烫的热气。每当柴田从身后把藻罗抱紧，不顾藻罗的拼命反抗，硬是帮她套上讨厌的衣服时，都会故意用肥厚的胸部顶住藻罗，发出一股很奇怪的、甜腻的、令人不适的味道。藻罗竖起手肘，死命推开那火一样炽热的东西逃走。

和柴田一样，御包厚实的胸中也塞满了炽热的东西，但藻罗隐约感觉到，她对自己的嫉妒更甚于柴田。

林作一周的时间几乎被贸易商社的工作和应酬填得满满的。每星期他会和安妮特·考夫曼共度一个下午，对林作而言，那是段虽感沉闷，却也可以满足某种欲求的时光。每天的早餐时间、每周一两天早归的午后以及星期天，林作在家；其他时间不是与人聚饮，就是参加宴会。所以，林作只要一看到藻罗，就立刻把她抱在膝头和她聊天，讲德国童话故事给她听，听她说话。有时候，他也会回绝聚餐的邀请，回来帮藻罗洗澡，带她一起出去吃饭，或是带她去朋友家中做客。

林作喜欢看着藻罗，除了向她倾注爱，不做其他任何事。最近，他才以游戏的方式，开始教她一些法语单词和简单会话。但学前教育都交给了御包。林作认为这样就够了。只要自己在家，藻罗就可以从他的生活中学到东西。他认为，这样就够了。

对林作而言，藻罗就像是个小情人，见面时间比任何人都多的情人，十几年后必须交到别人手上的情人。林作真的认为藻罗的重要性丝毫不输给他那些情人。在父亲心态下的另一个林作，有一种甜蜜的预感，藻罗将一辈子维系和自己之间的爱，永远无法从这种深厚、温柔的感情中自拔。

当藻罗告别婴儿脸，用可爱的双眼看着林作时，当消毒过的茶匙前端可以放进她的嘴巴，她用玫瑰色的小嘴拼命吸吮，吐出玫瑰色的舌头，喝着过滤后的蔬菜肉汤时，林作便渐渐被她吸引。当他终于发觉这一事实时，便将这种心情珍藏在心头。三岁的藻罗坐在林作的膝头，将脸埋进他的胸膛。他把她抱起时，她又用小小的圆胖手臂环抱住他的脖子。当藻罗会模仿林作亲吻自己的动作去亲吻林作时，林作就完全变成了她年龄悬殊的情人。

当藻罗叫着“爸爸”时，可爱的声音中饱含着妩媚和自信。在这轻轻的、流畅的声音中，强烈地回响着“爸爸是我的”的弦外之音。

——藻罗是我的唯一。没有藻罗，我的生命便失去了意义。没有藻罗的世界，生命毫无意义。

林作将这句无法在任何人面前公开的、秘密的爱的告白，珍藏在心中。

正当林作想要用干净的、不会带来麻烦的方式处理未来几年对女人的需求时，安妮特·考夫曼进入了林作的商社。她是个体格健壮、身材高大的女子，她很像日本人，不像白种人，皮肤也不像白种人那么白，而是接近还没有精制过的糙米颜色。她父亲约翰尼斯在一家公司担任事务员。林作的客户雷泽曼经过一番调查后也拍胸脯保证，她父亲为人很可靠。所以，林作就把肤色、头发，以及一双大眼睛都和藻罗有几



分神似的安妮特作为自己每周定期约会一次的女人。安妮特虽然是个不贪心的善良女人，但有些地方显得愚蠢。她对自己的魅力抱持过度的自信，幸好她的性格颇佳，所以自信过度还不至于破坏她的可爱。她曾经在横滨的小型电影公司当过临时演员，但无论做女演员还是事务员，她都不是那种会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女人，所以十分适合林作给她的地位。对安妮特而言，林作的垂青，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虽然安妮特自以为这一切是运气使然，但似乎是她父亲强迫她放弃明星梦，找一份事务员的工作，才有了现在的局面。因此，安妮特和林作的关系，其实并不像她以为的那么轻易。

林作从来不把义务加在藻罗头上，义务永远都来自御包和柴田这两个女人。义务，连同她们沉重的、闷热的气氛，一起压在藻罗头上。这使得藻罗愈发讨厌义务。

——我讨厌非做不可的事。我讨厌这种事。

藻罗常常在心中如此呐喊。

——我也同意。别管了，那种事就交给女佣柴田和家庭教师御包这些人去处理吧。

林作的声音在藻罗心中响起。

“藻罗，你在哪里？我们要出去吃饭了。让柴田帮你穿外出的衣服，把新帽子也拿出来。”

下午上完御包的课后，藻罗正趴在玄关旁客厅的沙发上，沉浸在幻想中时，耳边突然传来林作真实的声音。林作手指夹着香烟，迈着大步走到玄关大厅来找藻罗时，御包和柴田不绝于耳的正确意见和言语的噪音立刻被吸入林作巨大的身影和威斯敏斯特烟的味道中。

“柴田……洋装，还有新帽子。”

藻罗走到玄关正面的楼梯后方，大声叫着，但她的声音很小。可能是心中的磨砂玻璃也在声带附近设置了什么模糊装置。藻罗又着急地大声叫了一次。楼梯后面的房门打开了，柴田走了出来。

“和老爷一起出去吗？”